

导 论

试想，是否有可能将人类制造的繁多物品进行分类？有如草木虫鱼一般，区别为热带性、冰河性，标识其突变类型，或面临绝种的品种？在都市文明里，一代一代的产品，机器或新奇无用的玩意儿，层层袭来，前仆后继，相互取代的节奏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人反而变成一个特别稳定的种属。细思之下，其实这种倍增繁衍的现象，和自然界无可尽数的种类相比，并不显得特别出奇。然而，自然界的种种生物的鉴别分类，人已经做到了。甚且，在有系统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代，人类也透过百科全书的方式，将各种实用物品及其相关技术，进行详尽的分类记载。自此之后，平衡的状况就中断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这里我们且不提生产机器）不断地繁衍，各种需要也一直增加。制造界不断地加速它们的生死周期，人的语汇便显得不足以应付。有可能对这种朝生暮死的物世界作成分类，进而完成一个描述体系吗？然而，分类标准的数目可能就会和要被分类的物品数目不相上下，大小、功能化程度、物和其自身的客观功能间关系、与物相关的手势动作、丰富或贫乏、传统与否、外形、寿命、在一天里出现的时刻、是否间断地出现，以及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否、它所作用的物质，对于磨咖啡器，这一点很明显，但如果是镜子、收音机、汽车呢？然而，所有的物品都作用并转化某种东西，使用

时排它性或社会化程度(个人的、家庭的、公众的或是与此无关)等等。事实上对物这样一个持续突变及扩展的集合而言,以上这些分类法都显得武断琐碎,比选择 abc 字母顺序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圣艾蒂安市武器制造厂目录》(*Catalogue de la Manufacture d'Armes de Saint-Etienne*),¹虽然在结构上有问题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次分类的可能,然而这份目录只是针对可以用功能区分的物品进行分类 每一件物品代表一种功能 其分类常是微细而不规则的、毫无建构意义系统的企图。²在一个比较高级的层次 可以发现齐革飞·基第翁 Siegfried Giedion,《机械化程序夺权主宰的无名史》[*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1948),³其作品同时是物品功能性、形式及结构性的历史演变分析 这是一篇技术物品的史诗,并且能标明和技术沿革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 然而却不回应人对物的真实生活体验问题 及物如何回应功能性需求以外的其他需求的问题,最后它也不能分析和[物的功能相牵绊又相抵触的究竟是何种心智结构 也就是不能圆满回答我们对物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是建立在何种文化的、亚文化的或超文化的系统上(*système culturel, infra-ou transculturel*)。以上便是我们这本书所要提出的问题。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 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 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

对于这个物的结构语意系统(*système "parlé"*)⁴的研究 也就是对物所安设的一套或多或少合理一致的意义构成系统的研究 必须假设在物的结构语意系统之外 有一个可与其分离的层次。此层次的结构更为严谨 并将超越功能描述的范围之外[它便是]科技层次。

这里定义的科技层次是抽象产物 在日常生活里 我们对物

的科技现实可谓毫无意识。然而此一抽象性却是基本的现实：科技主导着环境的重大变革。甚至这样说都不会显得奇怪：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和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essentiel*）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inessentiel*）。对于物的心理或社会论述都会不断回推到一个更紧密一致，并且与个人或集体论述皆无关的层次，也就是说，物的科技语言结构（*langue*）。我们必须由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才能理解为何物会被生产及消费、被拥有及被个性化（*personnalisés*）。

因此，在研究之初，界定物的理性层次，也就是物的客观科技结构化过程，这个工作是十分要紧的。我们可以拿吉贝·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⁵《技术物的存在方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Aubier 出版社，1958）所讨论的汽缸作例子：“目前发展的汽缸里，由于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每一重要零件都和其他零件紧紧相扣，使得每一零件都显得无可取代……比如汽缸盖以其形式及金属材质，和其他爆炸循环的元素相互作用关系，制造出火花塞电极所需要的温度，而反过来，这个产生出来的温度，又作用到点火及整个爆炸过程。”

“现今的汽缸是具体的，老式的汽缸则是抽象的。老式的汽缸里，每一个单元只在爆炸循环的某一段落里作用，之后便退隐一边，不再作用于其他零件。老式的汽缸里，零件就像轮班上阵的工人，彼此并不认识……如此技术物可说有一种原始形式——即抽象形式——其中每一个理论或物质单位都被当作一个绝对本体来处理，其功能也因此必须是在封闭系统里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结构，我们可将之称为每一

个组合零件的防御结构：比如内燃机的汽缸盖上布满了散热板。这些散热板便似由外部强加在汽缸及理论的汽缸盖上，而且仅具有一个功能，即帮助冷却。近来的汽缸便不同了，其中的散热板除了机械上的功能外，还可以像一排加强肋一样，保护汽缸盖不受瓦斯的冲撞变形……两个功能已经变得难分难解：结构是一个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折衷，而是各部分的相伴相随及合同协力：加了肋条的汽缸盖可以因此修薄，其厚度的减少又可加速冷却；于是这个散热板 / 肋条的双重结构，便可以用令人满意的综合方式来同时完成过去相分离的两个功能：它用超越的方式进行整合……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构比它前一代结构更为具体，同时符合技术物品的客观进步：因为真正的技术问题，其意义为不同功能在同一元件中的整合，而不是在相冲突的要求中寻找妥协。甚至，在这个由抽象迈向具体的步骤中，技术物可说是倾向于发展一个完全一致而且完全统一的系统。（第 25 - 26 页）

这样的分析是本质性的：它展现给我们看的是从来不存在于具体生活经验、从来不可能在实作中认知的一致性元素。科技向我们诉说物的一部严谨历史，其中，功能的冲突在更广阔的结构中得到辩证性的解决。每一系统演变朝向一个更好的整合，每一结构完成的系统，其中位置的变化，及每个功能整合的过程，都会产生新的意义，也就是说，独立于改造系统者的一种客观效力：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类似于语言结构的抽象层次（*langue*），因此我们可以类比语言学中的音素（*phonèmes*），⁶ 将这些简单的技术元素称为“技术元”（*technèmes*）——以有别于真正的物——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演化便是在它们的排列变化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可以在这个层次上设想技术的结构研究 探讨“技术元”如何具体地组成高复杂度的技术物，也可以在简单的技术集合——有别于真正的

物——研究其相互组合的句法 (syntaxe) , 也可以研究种种物品和组合间的意义。

然而, 严格地说, 这样的学问只适用于有限的领域: 实验室的研究及高科技的进展 比如航空工程、太空科技、航海科技、运输大卡车及其他高度发展的机器等。在这些领域里, 技术发展的急迫需要深刻地凸显结构要求, 而其集体的、非个人化的特性也使流行的影响力降到最低。比如汽车的状况是把变化改进的精力完全消耗在玩弄外形的游戏上, 但仍然保留低程度的技术地位 (水冷却、内燃机动力等) 航空工业就相反 因为它被迫必须发展最具体的技术 以符合功能上的考虑 (安全、速度、效率) , 在这类情况中, 技术发展依循的是一条几乎纯洁无瑕、不受干扰的道路。可是我们很清楚, 要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 这一类技术结构分析将是破绽百出、效力薄弱。

我们可以梦想, 对技术元和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 进行一种无遗漏的描述, 便足以完全说尽真实物品构成的世界: 然而, 这只是一梦想。这种尝试就像把技术元当作天文学中的星星一样利用, 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像是几何学中的图形 不要去管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的天文学家, 并且想由我们的灵魂聪明的部分得到一些益处的话, ” (《理想国》 [*La République*], I, VII) 它会马上在物品真实生活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现实上遇到困难, 因为后者在物品的感官物质性之外, 形成了一个有约束性的整体, 并使得科技体系的合理一致性持续受到改变和干扰。我们在此感到兴趣的, 便是这种干扰: 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 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 而不是科技模型, 因为它虽有它基本的真理, 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和它分离。

我们的实用物品都参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 但它们也都

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在很大的一部分，日常生活的环境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普遍地来说，许多物品都在它们各自的功能里相互隔离，是人依他的需要，使它们共存在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这样的体系，经济性低、一致性也不高。就好比引擎的古老结构：局部的、有时互不相干的或相互掣肘的功能的组合。同时，当前的倾向完全不在解决此一不谐调状态，而是用新的物品来回应接续而来的需要。如此便造成以下的结果：每一个被加在别的物品之上的事物，可以完成他自己的功能，但对全体则是一种阻碍，有时候呢，它既帮助又阻碍它自己的功能。

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 (connotation)⁷ 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一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 (inessentiel) 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 (essentiel) 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分。

举一个例子吧。在一个磨咖啡机中，“本质必要的”和结构性的部分，因此也就是最具体客观的部分，是它的电动引擎，是发电厂提供的能量，是能量生产和转换的律则——但因为与特定个人的需要相联而成为比较不客观的部分，正好是它作为磨咖啡机的本身——一点也不客观。因此非属本质必要的部分，在于它是绿色长方形，或是粉红色梯形。一个同样的结构，比如电动引擎，可分化成为各种功能：功能的差异化本身已经是二次度的 [层次]了(也就是在这里，它堕落于趣味发明 (gadget) 的不一致性之中)。同一个功能——物 (objet-fonction) 本身又可以分化为不同的形式。这时我们是在“个性化”(personnalisation) 和形式引申义 (connotation formelle) 的领域里。也就是在非本质必要者的领域里。然而，工业产品之所以和手工艺品不同的地方，便在于

非本质必要的部分，不再留给偶然或个人的执行来处理，而是由生产体制来进行系统化的处理，⁸而生产体制便是透过这一点（以及流行的普遍排列组合）来维持它自己的目的性。

也就是因为这种错综盘缠的复杂过程，使得技术领域自主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对物的领域进行结构分析的可能性和语言领域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排除纯粹的技术物品，（因为作为主体 我们和它们从无关联）我们便可观察到两个层次的存在 那便是客观本义（*dénotation*）和引申意义（*connotation*）层次 透过后者 物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这两个层次 在目前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中 并不像语言学中的语言结构（*langue*）和言语使用（*parole*）一样，可以截然划分。科技层次并没有结构自主性，就好像“言语事实”（*les faits de parole*）在这里是作为使用言语的物品（*l'objet "parlé"*）在一个物分析中，并没有比它们在语言事实分析中那么大的重要性。如果说，发出卷舌或浓浊的 *r* 音 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不会改变任何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引申意义不会干扰本义的结构，物品的引申意义则会明显地加重和改变技术的结构。和语言结构不同的是，科技并不构成一个稳定的系统。相反于字元（*monèmes*）⁹和音素（*phonèmes*），技术元处于持续的演变状态。然而，由于科技体系，透过它的不断革命，便是如此地融入于“说出”它的实用物品的时间之中（语言结构也是如此，但程度小得多了）——由于此一体系的目的在于宰制世界和满足欲望，与以沟通为目的的语言相比，它比较具体、比较难以脱离实践——最后 由于科技严格地依赖科技研究的社会条件 因此也就依赖生产和消费的全面体制，而语言结构一点也没有受到这种外在约束的影响——所有这些元素都导致物的体系和语言结构的体系相反 如果要科学地去描述它 只有 在同一个行动中，

把它当作一种由实践体系持续干扰技术体系的结果。唯一能够说明其真相的，并非技术的合理一致的体系，而是实践对技术的影响模式，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技术被实践卡住 *enrayage* 的模式。一言道尽，物的体系的描述，一定要伴随着体系实践的意识形态批评。在科技的层次，并没有矛盾，有的只是意义。但人文科学只能是意义和反意义的科学：一个合理一致的科技体系如何扩散于一个不一致的实践体系之中，物品的“语言结构”如何被“说出”以致于使得此一“言语使用”（或说是语言体系和言语使用的中间物）的体系足以阻塞语言结构？最后，要问的不是物的体系的抽象一致性，而是它被实际体验到的矛盾，究竟位于何处？¹⁰

注 释

1. 不过就目录本身而言，其存在本身就已经充满意涵：以其想要搜罗穷尽的技术分类计划来看，这本目录有十分强大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此目录之为物可以“翻阅为乐”，有如一本精彩的手册、故事书或是菜单等等，而我们今天必须通过目录来接近物。

2. 圣艾蒂安市 (*Saint-Etienne*) 为法国中部罗亚尔河省首府。16 世纪起，该市的武器及盾甲制造即已闻名全欧。18 世纪，该市的武器制造进而成为公营性质。1931 年圣艾蒂安市器械厂出版了一本 50 周年纪念目录，计有 792 页之多。

3. 基第翁 (*Siegfried Giedion*) 于 19 世纪末生于瑞士，1968 年去世。20 年代曾与包浩斯运动创始人 *Walter Gropius* 合作，并与法国建筑大师柯比意 (*Le Corbusier*) 创立国际现代建筑大会 (*CIAM*)。他的教学生活主要集中在苏黎世技术学院及哈佛大学之间。《机械化程序》一书一直到 1980 年才由蓬皮杜中心出版法译。——译者

4. *parole “parlante”* (活生生的创造性语言) 和 *parole “parlée”* (被结构的语言) 为法国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 的一个区分。参见其

《知觉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1945 及《记号》(*Signes*, 1960)。——译者

5. 吉贝·西蒙顿 (Gilbert Simondon) 1924 年生于法国圣艾蒂安市, 1989 年去世。其重要出版著作除本书外尚有《个体及其物理生物学生成》(*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1964)。西蒙顿对技术文明的思考在其死后反而受到重识。可参考 1990, *Cahiers philosophiques*, no. spécial; 1993, *Actes d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 Rue Descartes*; 1993, Gilbert Hottois, *Simondon et la philosophie de la "culture technique"*, éd. De Boeck, Bruxelles。——译者

6. *langue*(语言结构)和 *parole*(言语使用)是结构语言学中的基本划分。其中结构属于虚拟层面, 使用则属于实现层面。结构为许多相互关联, 而且因为相互不同才产生意义的元素所组成的系统。音素在语音学上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面的元素。——译者

7. *connotation* 是巴特 Roland Barthes 符号学时期《神话学》[*Mythologies*], 1957; 《符号体系》[*Système de la mode*], 1967 的主要研究对象 指的是一个潜在的、引申的意义, 巴特认为这便是现代神话的基本作用处。布希亚在此沿用了这个想法, 将物品在技术结构面的意义当作它的本义 (*dénotation*), 其文化面意义当作引申义, 并研究两者间的矛盾。——译者

8. 由必要到非必要之间的转换本身, 今天也相对地系统化了。这种非必要部分的系统化, 有其社会学和心理学面向, 它也有一个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功能 请参阅“模范与系列”一章)

9. *monèmes* 是法国语言学家 André Martinet 使用的一个术语 指一个意义的最小单位。它的意义接近 *morphèmes*, 后者指的是一个字在字形构成 (*morphologie*) 上的结构性元素 比如 *objet* 大致可以拆解为 *ob* (意为在前) 和 *jet* (意为投掷) 两个元素。和音素一样, 它们的决定都来自意义和其变化的有无作标准。——译者

10. 以这个区别为基础, 我们可以在物的分析和语言学, 或者毋宁是和符号学之间, 进行一个十分接近的比较。我们在物的领域所称的边缘性或非本质必要差异, 和符号学所引入的一个概念类似, 那便是“离散场域”(*champ de dispersion*)。离散场域由一个单元 比如一个音素 施行上的

各种变化所构成，条件是这些变化不会带来意义更动（也就是说它们还未能晋升到中效变化的地位）……比如，我们可以在食物的领域里，谈一道菜的离散场域，也就是不论施行者的‘奇想’如何，这一道菜还能拥有意义功能的范围。构成离散场域的变化，称为排列组合变项（*variantes combinatoires*）；它们并不参与意义的变化联系（*commutation*），它们并不是中效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排列组合变项是言语使用层次的事实。当然，它们十分地接近言语使用，不过现在只要是这一的变项是‘有强制性的’，我们便把它当作是‘语言结构层次的事实’。（罗兰·巴特，*Communications*, No.4 第 128 页）而且巴特还说这个概念未来有希望成为符号学的中心概念，因为这些变化在本义层面没有意义构成功能，可是在引申意义层面可以再度成为具有意义构成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在排列组合变项和边缘性差异（*différence marginale*）间具有深刻的类同性：两者都与非必要者相关，在意义构成上都不具效力，属于排列组合体系，而且其意义位于引申意义的层次。但主要的差别在于，如果排列组合变项外在于且无关于符号学的本义层面，边缘性差异则永远不在“边缘”。因为科技层面并不像语言结构[先]为语言所规划出的固定抽象方法程序，再接着以引申意义变化进入真实世界，科技是一种演变中的结构图式（*un schème structurel évolutif*）而引申意义（非必要的差异）会将它固置、套式化，并使它退化。技术的动态，在物品层次，被凝固于文化体系的差异化主体性之中，而此一状态本身又会在技术体制身上产生反响。（译注：作者所引巴特文章原题《符号学要素》〔*Eléments de sémiologie*〕，后来收入 Roland Barthes, 《符号学冒险游历》〔*L'aventure sémiologique*〕, Paris, Seuil, 1985, pp. 17—84。中译有两个本子：李幼蒸, 《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 1988; 董学文、王葵合译, 《符号学美学》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A

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

I . 摆设的结构

传 统 环 境

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的整套家具。所有的家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密地融合于整体中，分别以大餐橱（buffet）和〔位于房中央的〕大床为中心，环布散置。倾向在于聚积，占据空间和空间的密闭性。功能单一、无机动性、庄严巍然、层级标签。每一个房间有其特定用途，配合家庭细胞的各种功能，更隐指一个人的概念，认为人是个别官能的平衡凑合。每件家具互别苗头，相互紧挨，并参与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它们环绕着一条轴线排列，这条轴线则稳固了操守行止的时序规律：家庭对它自身永久保持的象征性的存在。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房间，又在它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并穿戴其象征尊荣——如此，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整合。

以上所述构成一个有机体，其结构为建立在传统及权威上的父权体制关系，而其核心则为联系各成员的复杂情感关系。这个“温暖的家”¹乃是一特殊空间，它并不重视客观的布置，因

为在其中，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并且要居住它们共享的空间，甚至要拥有灵魂。²它们生活其中的真实向度受到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紧紧束缚。在这个空间中，它们的自主性低，这就好像家庭的各个成员在社会中一样。人及物甚至紧紧联系，使得物因此得到一种密度、一种情感价值，那也就是我们惯称的物的“临在感”(présence)。使得我们童年的房子产生深度感，并且使它在回忆中具有稳定和高频率出现的特质 (prégnance)，³其原因显然来自这个复杂的内在性 (intériorité) 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物品组合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象征形式的轮廓，而它便被称为家宅。内外的界线及它们在财产权的社会符号及家庭内在性 (immanence) 的心理符号体制里，所形成一个纯形式的对立，使得这个传统的空间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超越 (transcendance close)。好像模拟人形，这里物品成为家神，在空间中体现了家庭团体的情感关系及永续存在，它们安宁地生活于其不朽之中，直到有一天，过着现代生活的一代，将它们弃置或分散了，或者偶尔地，又使它们在一个由老东西组成的怀旧流行中重获新意义。就和诸神常有的状况一样，家具有时也可能拥有一个第二生命，并且由素朴的用途晋入各种文化巴洛克风格的异质组合 (baroque culturel)。

以餐厅卧房的整体家具为主宰，这个和房子不动产结构相连结的动产结构，仍然是广告在大量群众中散播的模范。列维坦 (Lévitane) 和巴贝斯廊 (les Galeries Barbès) 这两家店对集体品味提供的一直都是“装饰风”的家具组合典范，即使它们的产品在外形线条上已经有了“风格化”处理，而且产品的装饰也失去了感情投注。如果这些家具具有销路，那不是因为它们比较便宜，而是因为它们身上附载着团体的官方信念及布尔乔亚的赞同。也就是以这个方式，在今日现代社会的许多阶层里，这些“宏伟的

纪念性家具”(meubles-monuments 如大碗橱、床、衣柜 和它们相互连结的布置方式，仍回应着传统家庭结构的持久存在。

纯功能解放现代物

随着个人与社会及家庭关系的转变，家具物的风格也跟着转变。屋角长沙发、靠角落摆的床、矮桌子、搁板架子、元件家具取代了古老的家具项目。组织方式也改变了：床隐身为软垫长椅，大碗橱和衣柜则让位给可隐身自如的现代壁橱。东西变得可以随时折曲、伸张、消失、出场 运用自如。当然 这种种创新并非自由变奏：大部分的时候，这些更大的可变动性、互换性及适时性，只是由于缺乏空间不得不作的调适。贫穷为发明之母。如果说古老的饭厅充满了沉重的道德规范 那么“现代”的室内，在它的巧妙发明气息中，却时常给人为了功能考虑，草率解决的感受。“风格的缺乏”⁴首先是空间的缺乏，而百分之百的功能性考虑只是危难时的救急法，因为这时所谓的安身之家，虽然没有失去它的封闭性，却已失去了它的内在组织。没有空间功能转变的伴随，又失去了物的临在感，结构解体 (déstructuration) 首要的作用便是贫穷化。

这便是作为系列⁵的现代家具组合所呈现的状况：结构已被破坏却未重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出现，前来弥补过去的象征体系所负载的表达力。然而，进步的确存在：由于这些事物不再行使、也不再象征道德上的禁制，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因此它们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个人不再经由这些事物的中介紧密地联系于家庭。⁶他在它们的能动性、它们的多功能用途中找到了组织上更大的自由，这一点也反映出他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然而这也不过是一种部分的

解放。在系列生产的物品的层次上，由于缺乏空间上的再结构过程 套用马克思的区分来说 此一“功能化”演变只是摆脱束缚（*émancipation* 而不是真正的解放 *libération*）因为这只代表解放了物的功能，而不是物的自身。这张中性的、轻盈的、可以伸缩折叠的桌子 这张没有床脚、没有框架、没有天篷 好像一张零程度的床 这些造型“纯粹”的事物 已经一点都没有它们应有的风貌样态（*air*）被化约为一丝不挂的最简单组构 它们仿佛终结性地俗世化了：在它们身上被解放的，而且透过这个解放程序，在人身解放的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当人自我解放时，在它们身上解放的东西），便是它们的功能。在此功能已不再被老家具的道德剧场遮盖隐晦，它摆脱了仪式、标签，以及一整套使得环境只能是物化人际结构晦暗镜照的意识形态。到了今天，物品终能明白地透露它们究竟有何作用。作为功能物而言，它们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发挥功用的自由，而且（就系列产品而言 实际上也仅有这个自由⁷。

然而，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再说一次吧，这个解放的程序是一个进步，但关键时刻还未到临。一张床只是一张床，而一把椅子也只是椅子：如果它们只是以它们的功能去为人服务，它们之间是不会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就没有空间，因为只有透过由一组物品间的相互关系及它们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对功能的超越 才能打开、唤出、标出节奏、扩大空间 并同时使空间因此存在。就某种角度而言，空间才是物的真正自由，而功能只是它的形式上自由。布尔乔亚家庭的饭厅是有结构的，但这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功能化的环境比较开放、比较自由，但它的结构遭到破坏，被割裂为种种功能。在这两者之间，也就是在完整一体的心理空间和割成碎片的功能空间的顿挫转合之间，系列性

产品在其中运动，成为两者的见证，而这个状况甚至时常在同一室内发生。

模范性室内

元 件

既非受到限制的外在性 亦非作为避难所的内在性 这个百觅不得的空间、这个自由、这个在系列产品中由于必须臣服功能要求而无法出现的“风格”我们却可在模范性的室内里发现它。也就是在这儿，才出现一个新的结构和一个有意义的演变。⁸

翻阅一下这些豪华的杂志，比如《法国住宅》（*Maison Française*）、《家具与装潢》（*Mobilier et Décoration*）等等，⁹我们可观察到两条主题的交替轮换：一方面是无可比拟的家宅，这是以崇高为范畴的主题 如 18 世纪的古老宅邸 布置奇妙的别墅 以红外线加热而又布满伊特鲁利亚（étrusques）小塑像的意大利花园，简言之，便是独一无二者构成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至少在社会学的合理范围内）只能逼使人进行无奢望的观想。这些是贵族风的模范 它们同时也以其绝对价值 支撑另一主题——现代室内装潢。在这个层次出现的物品和家具，虽然具有高超的“地位”（standing），却有一个社会学意义的效果，它们不再是无法商业化的梦想创造，它们其实是严格意义下的模范（modèles）。这里触及的已不再是纯艺术，而是一个（至少就其潜能而言）让整个社会都感到兴趣的领域。

此一前卫家具设计的组织布置方式，依循一项基本的对立展开 元件 / 座位（éléments/sièges），在实用上它所遵循的金科玉律则是摆设整理（rangement），或者换句话说，是一种句法演算